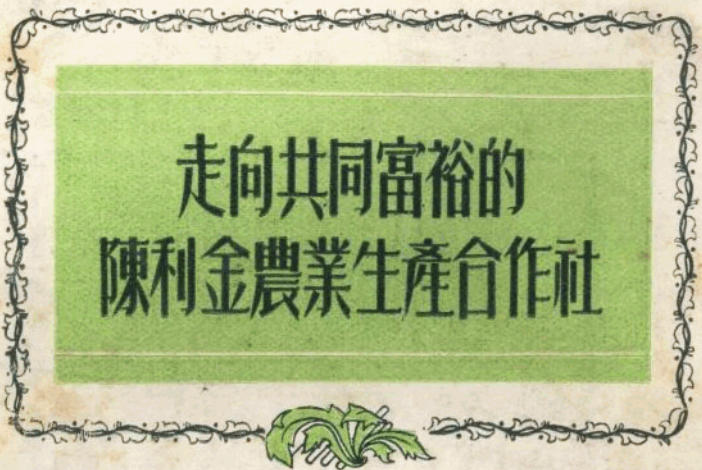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走向共同富裕的 陳利金農業生產合作社

曾 毓 秋 作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農業生產合作社確是產量高、收入多·····	(一)
農業社使大家初步走向共同富裕·····	(八)
勞力少、人口多的戶也能增加收入·····	(一五)
怕吃虧的人也信任了農業社·····	(二〇)
要使社員關心每一塊土地·····	(二六)
把壞地變作良田·····	(三二)
農業社爲什麼產量高·····	(三八)
怎樣才加強了社內貧中農的團結·····	(四四)
「我在努力學習管『大家務』」·····	(五〇)

農業生產合作社確是產量高、收入多

福安黃沙鄉的陳利金農業生產合作社，自從一九五二年十月辦起來，就被許多農民記在心上，街頭巷尾都有人評論着它的成功和失敗。他們看了一年，談了一年，春去秋來，社員把糧食分到家了，農民才信服了：農業生產合作社真是方向好、產量高、收入多。陳利金農業生產合作社給農民樹立了一個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榜樣。

水稻增產六成四，番薯增產七成三

一 農業社到底能不能多打糧食？初建社時，許多農民聽說土地入股有這樣好，那樣好，就紛紛評論起來：親兄弟還要鬧分家，土地集體作還能幹得好？你們要作，就去作吧！什麼增加生產，等着看吧！有的農民嘴裏不說，心裏思量：看吧！看到底合作社的莊稼長得好不好？互助組組長高奶陵有次在會上也說：「你們搞吧，你們做好了，我們明年也跟着走！」土地入股是幾千年都沒有過的事，誰能說得準？就連有些

社幹心裏也沒有十分把握，都有些担心事。

一 2 一

「好不好，看秧苗。」農業社的秧苗育得壯，又青又綠，十分惹眼。社裏的秧苗落土也早，長的飛快，發兜也多。快收早稻時，偏巧遇上六十年來未有的大旱，好多農民都在喊叫：「今年早稻長得不好！」農業社的早稻却長得人人說好。上村的高時弟從田邊過，回來就對人說：「今年的水田洋，你去看看莊稼，只要是黃黃的，高高的，這都是社裏的。」到動鏟收割時，摘下一兩穗看：一粒一粒的，又飽滿又結實，穗長長的；臨近幾坵的莊稼都比不上，有的受了旱，只有兩尺左右高，尾巴上稀稀拉拉的。早稻割回，增產了兩成多，共收了一百三十一担穀子。社員們的一顆心才算放下。

早稻好，晚稻好不好？去看一看就明白，田裏長得齊刷刷的，有幾片稻桿有一人多高，顆粒飽滿，一片金黃。晚稻又豐收了。除了幾坵地勢特別壞的，幾乎坵坵都比人家好。羣衆從社的田邊過，都要讚揚上幾句：「看人家這田都是米！」有的說：「今年真是給合作社吃飽了！」

他們收了四百多担黃燦燦的穀子，一堆一堆都放在村頭的坑頭宮裏，滿滿的一廟

都是，人們看了，實在眼熱。社員吳奶基從一戶農民的門前過，一個農民叫住他：「奶基呀！今年修倉沒有？我借個倉給你裝。」奶基應他說：「不多不多，倉裝不完，還有木桶！」

農業社的番薯苗插得及時，那正是大旱剛起頭，全洋只有農業社插的早，不是點水插苗的。太陽一晒，從地面上看，人人都說：「今年番薯完了！」看樣子，葉不肥、藤不壯，實在不起眼；那知道挖起來時，株株是好的，一堆一堆放在河邊，又肥又大，總共八十多担（往年只收三十多担），忙得婦女們做番薯米都做不過來，還臨時僱了兩個人。

合作社種了三樣莊稼，三樣都是好的。水稻全社有七十七畝四分二，平均每畝產量六百四十三斤，比一九五二年增產了百分之六十三點五，比同村最好的劉志孝互助組每畝多收七十二斤，比較好的陳目生臨時互助組每畝多收一百零三斤，比生產條件好的單幹農民高培團每畝多收一百三十四斤。番薯十一畝六分五，平均每畝產量七百二十斤，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三。糖蔗五畝，平均每畝產糖六百二十二斤半，比一九五二年增產百分之二十四點五。

社員農業純收入平均增加九成四

生產是好，但是到底能不能多增加收入呢？這一點不說社外，就是社內有些社員也還是心上的下的。

老社員吳擇章，平素勞動不差，人也不愛多說話，是個老實人。剛入社時，有次有七、八個人在田裏種麥，休息的時候，大家都在點火抽煙，吳擇章擦着了火柴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人多幹活是好，一動手就幹完了，分配不知道是不是分得好？」社長陳利金答應道：「做得好，分配就好解決。」他聽了不再說，拿起鋤頭再幹。

天氣一旱，他亂了章法：「這不得了！一天天旱下去，那裏還有糧食分？」連田裏也無心去了。以後聽說早稻長的好，才又回了心。夏收分配時，他分到五百來斤穀子，這樣心裏才歡喜。但他對晚稻還是放心不下，開會時，照例坐在旁邊，不做聲，半天才問一句：「晚稻是不是也會增產呢？」青年團員吳棋弟說：「你寬寬心，一定會增產，大家都在努力幹呀！」他說：「增產，怕到也是增產，就不知道將來怎樣分？不知道要不要除掉本錢？」棋弟說：「本錢要除！」原來他就是怕七除八扣，分

不到多少，他說：「除了，那還有個什麼？」棋弟給他算了個賬：「莫急，今年大約要收五百多担穀，本錢總共還不上七十担，還有得分！」這樣他才勉強定下心來。後來，一分他就分了四十三担零一斤，比一九五二年多收了八担。他感到很滿意。

能分多少？本來社外農民也是懷疑。

上村有個中農高從弟，認為合作社工分評得太多了，他說：「嗨！農業社會增加收入？什麼都有工分！我們看水不算工，合作社也要算，這樣的工算起來還得了！」經他這麼一說，有些社員思想上也有些波動。以後算了算賬，這種小工，合起來全年還不上一百分。要是不評分，又怎樣能夠鼓勵大家半夜去看水呢？高從弟還替一個勞力弱的社員高培鈞特別担心事，他常說：「你哪裏做得人過？最後一定要吃虧！」到了秋收分配，高從弟這一夥夥人在路口上閒談，看到培鈞一挑一挑穀子挑進家去，有些眼紅，高從弟才改了口氣說：「唉呀，培鈞是好呀！我看他勞力弱，怎麼穀子分了那麼多呢！」旁邊有個農民也插嘴說：「培鈞家六個人吃飯，這回連薯米都不要了。」

到底社員們都多分了多少呢？每個社員收入都是大大增加了，除了當年的公糧、

公積金、開支，平均每個人的農業純收入是一千零四十斤半，比去年每人農業純收入五百三十六斤提高了百分之九十四。建社前全年純收入最高的戶，每人平均九百九十三斤，最低的戶每人平均只有二百零二斤；建社後，全年純收入最高的戶，每人平均有二千二百九十一斤半，最低的戶每人平均也有四百三十二斤，個人副業收入還沒算進去。以戶來講：增加四千七百八十八斤的一戶，增加二千六百十四斤到三千一百零五斤的三戶，增加一千三百二十四斤到二千零五十九斤的四戶，增加七百三十六斤到一千零八十四斤的五戶，增加二百三十三斤半的一戶。全社全年共做了二千三百六十一個勞動日，每個勞動日分穀子十五斤，比當地一般互助組每天工資十斤穀超過百分之五十。社員吳奶基得了工分三千零十一分，總共分了穀子六十多担，他說：「從我祖父到我父親手裏，也不曾有過六十多担穀子！」

勞力弱的呢？高培鈞是勞力最弱的一個，土地較多，他當社裏會計，又是鄉財糧委員，誤工多些，可是，他也分了三千三百一十八斤穀子。以前他從來沒有收過這麼多，一九五二年純收入也只有二十五担三十斤穀子。這次分配結果，全社十四戶除了一戶病的，十三戶都有餘糧。

社裏產量高，社員收入多，這個消息在本村也在本鄉風傳開了，有十五戶農民都要求入社，社裏現在已吸收了九戶新社員。全鄉還有十三個常年互助組要求辦社，經縣委批准了五個。陳利金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大增產的事實，使他們進一步懂得了合作化道路的好處，都說：一定要跟着共產黨指出的這條路走。

農業社使大家初步走向共同富裕

「鑼鼓不全」的社唱出一台好戲

陳利金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建社時，差不多家家缺糧，戶戶困難。十四戶中間有九戶是貧農，四戶僱農，除了一戶是老中農，都是新翻身戶。有的戶連舊債還未還清，家底很薄。說農具，全社只有一頭牛，一副犁，一門耙，七把鋤頭。說口糧，全社四十六個人，當時只有薯米帶穀子共三十多担。像這樣一個「鑼鼓不全」的社，似乎很難唱出一台好戲。難怪社外議論紛紛，有的說：「這個社就看兩個人還算能作，其他不行。」有的說：「這個社如果搞得好，和他賭一賭！」可是到了去年秋收以後，人們都信服了：這個「鑼鼓不全」的社，真的唱出了一台好戲。這一年來，他們經過了好多風浪，但是依靠了集體力量，却終於戰勝了嚴重的春夏荒、旱災和疾病，爭取到全面增產。合作社辦了一年，使人人都增加了收入，十四戶裏十

三戶有了餘糧，大家初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。

靠集體力量，克服耕牛、農具、口糧的困難

陳利金農業生產合作社遭遇到的困難是嚴重的。十月建社，十一月就有兩戶七個人沒口糧。到一九五三年三月底沒糧戶增加到七戶，佔全社的一半。春耕時秧苗落不下土，田地等着吃肥，有人手又沒農具，情況十分嚴重。這怎麼辦呢？社員十分發愁。有人說：還是要政府貸款吧！

社裏先開了個黨、團員小組會，黨員吳泗江在會上說：「光依靠政府貸款能不能改善生活呢？不能！借了要不要還？當然要還。現在還欠着債，所以措債不能措得太多。」社長陳利金也說：「貸款是可以貸，但是，太多了我們就還不起。」黨、團員們和社員們在一起反覆討論以後，覺得主要還是應該「自力更生」，要靠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，奮力和災荒搏鬥。

一 9 一
「土幫土成牆，窮幫窮成王」。這話就是不錯，合作社有比互助組更多的優越性，把人也變得更有辦法，更有力量了！

先講生產資料，就是在國家的幫助下，由社員們出力解決了的。吳忠弟入社時投資二十五萬元，吳奶基也投資十五萬元，再加上國家幫助，買了頭耕牛，同時也買了一些農具進來。缺肥料，除了政府貸款買上些肥料，社內有的是可以統一使用的勞動力，可以大力積土肥。建社以前，也曾討論過要把池水車乾挖肥土，那時大家談來談去，各有打算，沒法動工。建社以後，土地入了股，多出勞力就多收入，所以一帶動就起來了，十五個勞力都去，總共挑了七百五十担肥土。土地能夠統一經營了，生產也就能打算得更好。他們在冬天先種上些白菜，賣了買肥料種麥，麥收了再買肥料用在春耕生產上。在水稻追肥時，又撥出勞力替賽岐供銷合作社洗了四百條裝肥田粉的麻袋，把洗出的肥田粉水放到田裏。這樣翻來倒去，就能做到季季都有肥下，比往年多下了兩成肥，成本還低。

口糧困難又怎麼辦呢？情勢雖很嚴重，但在合作社裏也有解決口糧困難的有利條件。在春夏荒最嚴重的時分，一半社員都沒了口糧，他們先向社外借了十五担薯米，暫時借給沒吃的。社裏統一使用勞動力，按各人的特長和勞力強弱進行分工，會行風的行風，會使雨的使雨，分門別類搞起副業來。像鄭宗明，他幹農業活不行，可是有

手藝，能做米粉，就分配到外邊作工去，又能賺現錢，評分也高。社裏買了蓆草來，發動婦女打草蓆到市上去賣，賣了七十三萬元，也着實解決了不少困難。在夏荒時，又把吳嫩鎚、吳奶基抽出去彈棉，也賺了七十多萬現錢，使組裏缺糧戶有的吃，生產不受影響。過去土地分散經營，你一小塊土地不管怎樣，沒法由你安排，現在就能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了，像吳棋弟有號田本來是種蓆草好，但過去他不敢種，他說：「我田就這麼一點，不種穀子種蓆草，叫我吃什麼？」現在入股後就可以了，種蓆草又多收入九十多萬元。就這樣，使困難戶都渡過了春荒，也渡過了夏荒，保證了生產搞得好的。

全社困難戶初步走向富裕

更要緊的是合作社全面增產了，個個增加了收入，使得全社困難戶都初步走向了富裕，社內添了好多新氣象。讓我們看看幾個社員的生活變化吧！

青年團員張奶順從小就是個苦孩子，幫人看鴨、看牛長大。到前年他和後父分了家，除了身上兩件爛衣裳，什麼也沒有；分了一畝零七分下等田，插了兩分早稻，又

給大雨流了一半，吃沒吃的，穿沒穿的，人們說他：「那時候只是一個人就是了！」

連一把鋤頭也是幫誰做工用誰的。介紹他參加農業社時，他自己也不相信農業社能使他擺脫貧困，只想道：自己是個青年團員總要向前走，走社會主義的路。到土地評產時，他田不好，評了四百四十四斤穀子，按土地、勞力對半分計算，土地定產部分，只合二百二十二斤。他思想一時扭不轉：這兩担穀子好做什麼？到不如幫幫人打短工還來得好。社長陳利金找他談話：「你田壞，做做再打算！」他說：「我自己沒糧食，這點穀子還不夠還剃頭穀！」利金跟他算細賬：「你沒有把勞力算進去。你是個好勞動力，一年就算幹一千分，也就有十五担穀子收入了。」於是他自己也盤算起來了：「在互助組裏掙的工分，十分只是十分，增了產是人家的，你沾不上。入了社，增產後勞力還有紅分，做十分可以頂十五分，真不錯。」因此，他說：「也好，做一年再看。」做了一年，他可是大大變樣了，開始成家立業了！農業社爲了增產更多的糧食，又要改良土質，又要進行農田基本建設，需要勞動力多，所以，他出工多，全社增產多，分紅也多。他做了一千三百多分，分了二十二担二十七斤穀子，他說：「從我祖父起到我手上，從來沒見過樓上放過二十多担穀子。」過去是鉢頭當鍋用，使把

鋤頭也得借人的，現在置了一領棕衣，一把鋤頭，一把扁鋤。還作了兩套衣袋，兩條長褲，兩條短褲，買了兩雙青跑鞋，口糧還有剩餘。

勞力少的困難戶又怎樣呢？鄭覺明也是個僱農，也是個單身漢，成年累月的做，得了過力症，田裏活幹不得，但是，他有手藝，可以出去幹副業，不幸去年他又大病了八十多天，出不得力。按說他該十分困難了，可是算起來總收入也有一千六百五十斤穀子。他回憶起他去年春節從外邊搞副業回到社裏，看到好多新氣象，和他住在一起的社員楊進灼一見到他，十分歡喜，說：「嗨！今年不比往年了，糖也有，帶魚也有，穀子也放在那裏，今年能過個好年了！」等會兒社員們都來看他，個個穿的都是新衣，這個招呼，那個拉他吃飯，他說：「這真是和一個大家庭一樣！」

社員生活提高，公共財產增多，支援工業建設力量更大

正像社員鄭覺明說的：「我們和困難鬥爭一年，人人都作通了！」先看生產資料：社內公共添置了兩頭耕牛，一架水車，兩門犁，兩付耙，一條糞船，六担尿桶，十二塊晒簾，三十塊番薯篇。社員私人還添置了八領棕衣，八把鋤頭，中耕器二個，

扁鋤五把，四齒耙兩把，馬踏蹬八個，此外，還修理了很多其他農具。合作社投資力量也大大加強，今年二十幾畝早稻田，秧苗未插，每畝就下了八担人糞尿在稻田裏，人們都說：「不是合作社，這誰也辦不到。」社員們十三戶有了餘糧，缺糧現象基本克服了。人人都添了很多生活資料。吳元智好幾年都沒有做衣服，現在自己就做了兩套。過去他老婆生了好幾個孩子都是吃薯米，而且還吃不飽，參加了合作社，去年生孩子才吃了白米飯。

合作社有力量 and 困難鬥爭，這個事實影響很大。像劉志孝互助組討論辦社時，就談起：陳利金社裏的楊進灼以前作了二十多年長工都做不出頭，前年參加了社，去年就收入了二十多担穀。社員吳棋弟原來欠了舊債七十多萬，也基本上還清楚了。農業社給農民指明了具體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。

增產了，全社也就有更多的力量來支援國家的工業建設。在出賣餘糧給國家時，一家一家賣出的糧食堆在河邊，等待上船，社外農民都驚奇的說：哎呀！合作社要賣這麼多糧食呀！他們總共賣了一萬五千四百七十斤糧食給國家，比鄉裏任何一個互助組賣出的餘糧都要多。

勞力少、人口多的戶也能增加收入

——中農高培鈞入社的故事

黃沙鄉高奶陵互助組在討論建社時，有個組員高炳糟說：「現在要辦社，勞力強的人是有辦法了，出工多，分紅多；勞力弱的人總是在水缸底下摸，只能貼在人家背後爬到社會主義去！」這問題不光是他一個人有，勞力弱的人都不大清楚：參加農業社到底自己有沒有出路？到底能不能多增加收入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請看陳利金農業社裏的高培鈞。

一 15 一
高培鈞，是個中農。他家有六口人吃飯，四個是小孩，本人勞力又差，只有插秧還來得，土地有八畝一，土質也好。他是個鄉財糧委員，前年成立農業社時，因為社裏少個會計，見他算盤打得好，會算賬，就要他參加社。他識得些字，看過些書，對農業社的性質、前途都還懂得。他想：革命幹部總要前途，我懂得算賬，只要好好學習，將來能當上集體農莊的會計該多好呢！也就答應了入社。